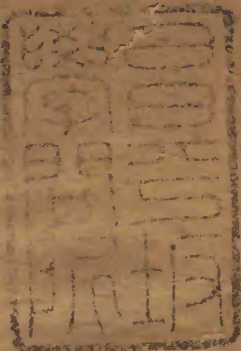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六之十



漢書門			
二	四	二	五
一	四	〇	五
二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二	〇	五
四	四	二	五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5	
冊數	20 (3)		
函號	294	2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漢會要卷之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帝系六

公主 主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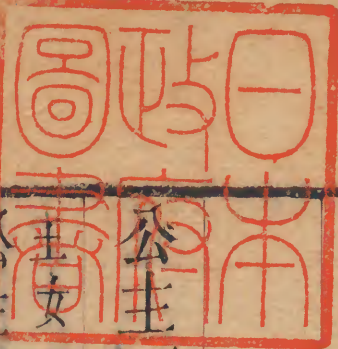
高紀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公主日翁主師古曰如說是也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日翁主翁者父之稱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

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西漢會要卷之六

魯元公主 宣平侯張敖尚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為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公主 竇后生女嫖文帝即位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堂邑侯陳午尚

之見竇后傳

公主 周勃太子勝之尚之見周勃傳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 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曹壽有惡疾上

乃昭衛青尚平陽主見衛青傳

南宮公主

隆慮公主 王皇后少女並見王皇后傳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 昭帝姊燕刺王傳云食邑鄂而為蓋侯妻也張晏云蓋侯王信師古曰信

不取鄂主為妻當是侯子頃侯充耳

夷安公主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見東方朔傳

衛長公主 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太子也帝以妻樂大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 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興帝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 見上又武紀注云二公主皆衛皇后女

宣帝二女

西漢書要 卷之六
館陶公主

華佗仔女名施于
定國子于未尚

敬武公主

張臨尚臨死元帝令薛宣尚後
王莽自太后賜藥死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

傳昭
儀女

平陽公主

衛佺仔女見
中山衛姬傳

穎邑公主

杜業
尚

王主

本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
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

百官表

主傳

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
主傳師古曰傳相也

中府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

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本紀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

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

江充

衛青父鄭季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

陽信長公主季與王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

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乃詔青尙

平陽公主 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爵 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尙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

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

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合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

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本紀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闕

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

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約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

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

為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

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

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

西域

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合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

千疋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

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乃以烏孫

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

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

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効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塞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後與結婚

蕭望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

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西域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壻漢

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

驩喜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繇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

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

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倢姪娥倢華充依各

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倢倢視上卿比列侯

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倢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親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已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

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于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姬是也

長御長太子傳長御奇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南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名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牆為闕氏應邵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于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許皇后傳曹立

學事史許皇后傳曹宮

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三等外戚傳

太子中人李敢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傳

雜錄

元帝既重傅僖仔及馮僖仔亦幸生中山孝主上欲殊之于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僖仔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

傅昭儀傳

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于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

內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

而天下定矣康衡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功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降而六極至凡災

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誦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興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執行于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氏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効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机聖王所致謹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感于褒姒周德降亡魯

威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龍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閹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毋避嘗字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于

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于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

息

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止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

風以配椒房云

董賢傳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

竇皇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後十年遺

詔嫁夫人以下及少使

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本紀

元帝初卽位年歲不登諫大夫貢禹上言古者宮女不

過九人高祖考文考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

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

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皆以後宮

女置于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

使天下丞化取女皆大度過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

富吏民蓄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惟陛下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

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國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

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天子納善其忠

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來

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

守園
陵也

哀帝即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本紀

西漢會要卷之七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一 吉 禮

禮

秦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
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
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厝為臣者何也以
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

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于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習大射

鄉飲之禮

儒林序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按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合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召三十人西及上左右者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葭野外如淳曰謂以茅剪植地為葭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戎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傳曰趨殿下

郎中俠陛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

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載史于是皇帝輦山房百官執戟傳警作職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猶言

禮酌諸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謹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

傅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席羣臣莫習徙通

為奉常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

所論著也叔孫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

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

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志又誼傳

云誼乃草

具其儀奉之又
帝謙遜未逞也

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綺之裏綻以編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綿而
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綠其領庶人夔妾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

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
爲可爲長太息者比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
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諛語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
子耆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曆六

國兼天下功求成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衆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共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至者也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
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俗吏之所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箱篋而不知大
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
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
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乘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比十
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于禁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禮云禮
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臯

而不自知也

賈誼傳

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
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
災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呂禮風之呂樂今禮
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呂爲天下先太常其
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本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
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遂疇咨海內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
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
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代三之風如
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
所稱何有加焉

武帝
贊

宣帝時瑯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
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
屠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
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
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捷爲郡于水濱得古

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辟興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以養人也爲其俎豆筮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戾不順之子孫至于罔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潰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廡

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
師于中卽位三十四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
乃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
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廱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
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
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正也今叔孫通所
撰禮儀與律今同錄臧于埋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
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
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

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

以不章

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
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康衡改郊兆何武
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
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韋元
成贊

西漢會要卷之八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一吉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于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誅夷是後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卿儒術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

師曰古使者姓名也

而相如已死

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譽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聞見可觀也書曰元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

邛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審所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斷也是以業隆于緼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幾涌原泉沕瀦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邇陞游原廻濶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虫闔澤回首面內然后囿騶虞之珍

羣微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囿賓于間館奇物詭譎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絜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夫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摺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矚日月之未光絕炎以辰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宐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耒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股股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孜孜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

西漢書卷之八
禮志第八
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證茲爾于舜虞氏以興濯濯
之鱗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
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巒披藝觀之天
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
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
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
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司馬相
如傳

是時李少君以祠竈邵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
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
壽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于是天子始親祠灶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
若麋然有司曰陛一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
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
符應合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天子
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

在天子之郡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矣其夏六月上
得寶鼎公孫卿有禮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于鬼史
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
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
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

人與安期生通受皇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
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
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
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
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
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大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
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
廼斷斬非鬼史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神區號大鴻死塋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肩百姓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
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郊祀志

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諸事儒者對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者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
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證兆必報
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
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
于天地神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
宜而爲之節文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兒寬

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

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騷上爲封禪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勿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嶽七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

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
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
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
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公孫卿持節常先行侯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
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
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
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言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牟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
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
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皆見衣上黃而盡用
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
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
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

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
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
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
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
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
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
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
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復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
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郊祀志

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駿麋
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
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岡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大室祠
禁毋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然之奉邑名曰崇高獨
給祠復無所與行遂東游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
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
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
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
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

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本紀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

紀下同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

按封禪書云祠上帝

明堂無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明堂

三年修封泰山禮石闕

自元封五年修武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大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闕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禮石闕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

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

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藝文志

西漢會要卷之九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三
禮吉

親郊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上帝
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
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
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

元光二年十月

元狩元年十月

元鼎四年

三年十月

十月

元封二年十月

大始四年

十二月

幸甘泉郊泰時三

元封五年四月

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郊親六

幸雍祠五時一

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

神爵元年正月

五鳳元年正月

甘露元年正月

三年正月

寶龍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

初元五年三月

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

初元二年正月

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

永始二年十一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

永始四年正月

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

建始二年正月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

元始四年已上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始帝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

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
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比穿蒲池溝水
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
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
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
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
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
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于
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
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曰一太牢
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
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

三年一用大牢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狩二年兪侯桀貴坐爲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

表節古曰

雍右扶風縣也五時祠在焉

元鼎中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禮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殿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疑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吻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黃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大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脩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親祠后土 北郊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

元封四年三月
六年三月
太初元年十二月
二年三月
天漢元年
三月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

神爵元年三月
五鳳元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

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
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

初元四年三月
建昭二年三月

永光五
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祠后土于長安北郊一

建始二
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

永始四年三月元延四年三月
元延二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雍郊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舒寬議天地牲

角藟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園丘為五壇

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東

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

立后土祠于汾陰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郊祀
志

武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

永始元年

紀作
三年

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

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慎孝哀皇

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宜

如建昭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

間天墜之祠五徙焉

詳見郊議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

泰時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

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奏可

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乃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

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涉西嶽

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楊雄以為

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楊雄傳

西漢會要卷之十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四

古禮

郊議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秦時祭于宮南今行常幸

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鄩成王郊于維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

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瘞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致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使于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怒

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臣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議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宅言天以文王之居為都也宜于長安定安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衆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柴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駟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蕤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噐其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

誠爲可故上質不修以章天德柴壇僞飾女樂驚路駢
駒龍馬石壇之屬宐皆勿修衡又言王者本以其禮制
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
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
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
大禮郊見上帝青赤曰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
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
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
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

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
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
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
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
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
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
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
蓬山之采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

路皇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侯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异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于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而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

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

西漢書要 卷七
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投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其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

知前上甘泉先畷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乃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證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于德宐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俱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後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

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
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
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
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
之君不宜改作其後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
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
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
配夫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
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
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
四時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
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
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
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
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
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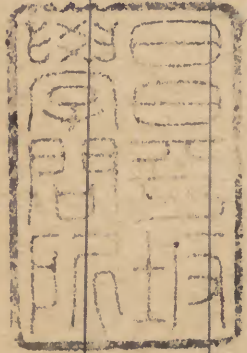
五帝泰一之佐宐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
祠于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
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
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
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
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
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
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
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

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
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
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
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文從祭墜則墜理
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
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
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嚮坐席墜在東共牢而食
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薦
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

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蕕用牲一高帝高后
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
瘞于北郊其旦東向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
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
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墜上之圜丘奏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
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
之別于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
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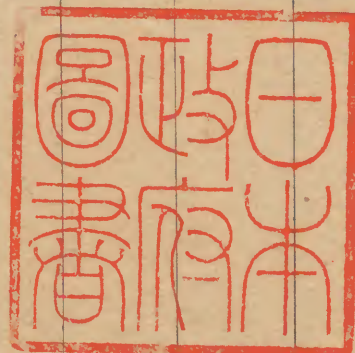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
配而望犖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天高后配而望羣
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
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郊順地後聖王之制顯太
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
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

郊祀志



西漢書要

卷十



天保甲申

